

說
部

續
九

曾12
6
125



112
6
125

說郭續目錄

弓第九

錦衣志

王世貞

馬政志

歸有光

冀越通

唐樞

邊紀畧

鄭曉

制府雜錄

楊一清

醫閭漫記

賀欽

征藩功次

說郭續目錄



兵符節制

十家牌法

汪仁

保民訓要

劉宗周

錦衣志

吳郡王世貞

客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予以所聞答之退而詮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卽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文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秩三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所千戶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五品鎮撫七品冠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上大朝賀宴群



臣指揮自使而下得外侍左右廷列其從校五百人夜則殺十之九入圍宿候指使京師衛四十八獨錦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毋隸大都府稱親軍云而上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徑法曹其祿秩名號無以越異諸軍也乃勢則奕奕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衣事者失其名頗恣而舞文有所操舍一狀執退之悉火其榜掠具又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徑法曹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與獄稍稍夷宅

軍矣而燕王初起帥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爲績王日益幸愛之既卽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戶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興治詔獄天子旣繇藩國起以師脅憐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矣綱覘之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大以爲忠暱之聲咳亡間卽淇成諸公號元勛見則自匿引不敢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

鑄元志
驕窮意爲非行僚屬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
等故無賴曲侍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千端 上久
亦頗悟疎之中貴素仇綱者白發其端 上令給事
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 上大怒卽日捕
誅綱磔于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綱其畧曰
謹按故都指揮綱儂薄駟儉陰斂陽卻攬秘蠶尾包
藏虺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僞
爲 詔下諸司塩場勒塩四百餘萬還復稱 詔奪
官舶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儼人牛立

稿又卽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索賂不等爲黃金
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
疋又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
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
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
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
故吳王沒瑟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
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
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綱諸所用金裝

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
紅鋪牀玉石馮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
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
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爲言見上赦若誘取金帛且
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喜道姑
陳氏姿首欲買置媵爲都督薛祿所先怨之遇于
大內持釧釧祿首腦裂幾死祿懾噤不敢言又道恚
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誣持其冒賞事極之死綱家
畜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

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克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旣
試可令暫出待歲綱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
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
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爲人把持
其短患之因綱舍人匍伏見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
兩龍紋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疋
願得從贄御列爲外府外厩歲致祭六百石鈔二十
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
仍語文度吾后庭未充若爲我吳中徵好者不爲數

文度因是挾綱十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維
威日重重且迫 上冀得所欲當端午 上射柳綱
私其司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
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爲不中瑛折柳鼓噪
竟射無糺者綱乃喜詫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爲
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髮不足數罪罪誠
當萬死其僚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比周爲誣
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 詔曰可頒示
天下自紀綱誅終 文皇帝世錦衣衛雖典詔獄畫

可領諾而已欲中消不復能望綱矣 宣宗朝初理
衛事者指揮使王節 上嘗燕見太師英國公張輔
從容言公有昆季在可加恩乎太師頓首言主臣輒
若輒者蒙 上大恩以臣故備近侍祿二千石然奢
內好酒獨從弟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也 上召見
信曰是英公弟耶趣武冠冠之遷錦衣指揮使予世
襲信爲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爲四川都指
揮使信以部臣遷於職爲左頗不懌然自是諸后妃
尚王公侯中貴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

諳選通進治事鮮世業矣 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
僉事劉勉指揮使徐恭咸文無害 上年少中貴人
用事者王振張甚弟山海俱緣振官指揮治錦衣事
貴顯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湛飲多鬪雞擊鞠
狗馬之好不事事頗推繇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
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遽除戚施振甚暱嬖之國
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事囊
三木廟門久之始釋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
劉球應 詔上封事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

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共祀忤 上下獄
順榜笞璘使引球爲具藁草卽朝班中捽之出球不
知所坐欵第曰若史振死我死卽訴上帝耳竟與董
璘盆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糜之弗得也而順有子
年二十餘病孱久困矣歛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
老奴令而異日禍隴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不可
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 上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
聞時 郕王監國朝群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
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闕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

已胥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提粹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塗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蓄藏金瑤無筭於是理錦衣事者指揮畢旺碌碌循職而已而英宗之在虜營也校尉表彬始得見表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姦緹騎旣從征沒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上上方坐橐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温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爲隱語悅上獲一羊髀烹而共啖之晝谷薪伐木夜則以背承

上足而寢虜挾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躡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上至爲泣請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爲賜姓楊以譯鞬從陷虜頗幸也先間以詼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尚上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親爲治糜啖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朞上還稱大上皇絀彬勞僅拜錦衣百戶太上皇還爲皇帝卽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

鎰白金二十鎰綵綺鹽醪醢醬乾備充實又加賚妻
異繒精鏐各有差擢楊銘千戶賜半之間夕宴對畧
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逸杲顯達初
以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積功次稍遷至指揮
而其所任校逸杲繼起與同列 上故緣中貴人吉
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位德之而二人驕干請不已
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
杲數伺忠國公罪狀聞 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
之 上益貴重杲理篆者都指揮王某取充位而已

杲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
五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頭攻長安
門不下尋就擒 詔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
任而門達獨重達佐理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
衣屬也而得專治獄或 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賊
曹鈞發者俱以委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
大僚達爲人沈敏善計筭所讞恆規 上旨而決時
上業已誅曹石內惴不自安恒借達爲強而達多所
陰獻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 上最所禮

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
賞賚無筭而達內害賢寵譖於上曰是嘗受陸瑜
金酌尚書者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袁彬猶以義
故位達上達知上薄之構以死罪劾奏上不樂
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退則
執彬下獄脅以火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
燕中少年楊賢者嘗爲漆工尚方奮曰袁公上魚
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詆達姦惡數十
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

併下達治達恚捶賢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謬曰
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復輿前前廼夢耳達曰吾小
人何辦爲此李學士草耳達大喜趣罷筭出湯沐沐
賢醪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爲袁彬
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上曰明於東朝堂辨之之東
朝堂楊賢度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冤
哉門指揮醪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吾何
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冤他人爲也上悟趣出
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衰不

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 上崩李
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 詔執赴
法司論戍嶺表演行袁彬帥僚出餞郊墅握手語繼
繼已揮囊金爲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
者風彬再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楊銘亦仕至
都指揮代彬者都指揮同知牛循中貴人玉猶子也
亡何免代循者都指揮使朱驥驥始以父任百戶家
貧未娶落魄不爲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下晨
偃而候掃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

箕箒可乎驥吳謝不敢夫人恚曰老詩生女不嫁官
人乃得窮革耶少保笑謂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驥
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
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
篆者一人所統緹騎百人顯司察京邑不軌亡命盜
奸機密大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號東
西司房其騎多大俠或賈人子取顯位者比比也而
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
領廠事所統緹騎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鉤

察出人帷簿間錦衣二千戶理其牘而中貴人得持牘徑至上御所稍稍出衛上矣 憲宗朝 上幸太監汪直欲尊寵之別爲置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而選得糾察中外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嘗入郎署繼掠郎至死擅乘傳凌漕河入陪京而縛留守大臣海內脅惕搖手亡論東廠詎錦衣久之始罷西廠不設孝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緹騎逆自歛不敢有所爲而其帥如季成李珍趙鑑亦後先遠遠守祿俸而已

獨牟斌以指揮領鎮撫有聲斌字益之博學曉文義爲儒衣冠其所理恒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 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卽言壽寧胡不指其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經牘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漣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莫居曲爲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實他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

者公爲忠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原以失先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爲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搏其守闕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闕賂陰喝斌令歸曲祥仍爲闕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爲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

受金行及此矣蓋庠屋敝衣再遭譴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卽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始劉瑾用事時諸中貴人相與蠱說上復建西廠使谷大用領之而馬永成丘聚分領京廠皂衣團牌縱橫燕中人人不聊生矣而瑾復用其私人張文義爲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綵表裏作威福時稱瑾左右翼云然文義時時以掌傳瑾命侍應對不得治錦衣治錦衣者都指揮高得林也文義尋從瑾伏誅高得林罷都指揮劉璋代璋罷亡何

錢寧貴治衛事錢寧者不知何氏少孤鬻中貴人錢能家爲養子遂冒錢寧生而警敏巧媚異常見能頗嬖之時填滇携以往俾主侍應賓客而滇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顧見異其相因大贈遺金帛曰苟富貴無相忘寧跪謝曰君侯幸厚奴旣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侯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死推恩家人寧得受錦衣百戶 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獵自稱朱壽若張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 上於豹房爲握槊走馬手搏諸

戲 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爲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恣隸屬焉凡所從幸南海北苑網魚兔射狐豕手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穿塞直抵延綏徑虜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爲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煽歛威澤所願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 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叅將填金齒嘗故勘殺平人二煨其屍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洪罪寧憾之甚未有

以中也寧故繇中貴人進乎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
爲恭謹叩頭稱死罪 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
皇太后爲請不能得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
之顧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耳乃宛轉爲 上解永果
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總鎮監鎗督撫貂
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爲薄擲弗顧然寧所進江彬
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柔媚 上而
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夜譖傾寧居無何寧
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具狀會 肅皇帝

立獄上其畧曰故左都督寧寅緣中人托號義子濁
亂國姓玷污天秩諸所願使同於山嶽及非受 上
云何詐稱得請或口授王綸或手寫御筆前後傳奉
大小職官脅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瑰異直巨百萬
其姻族錢永安子傑等貫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國
姓至都督都指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
行萬金寧爲下兵部允之倒授阿銛故滋叛柄又以
按察副使胡世寧條列庶人不法狀庶人恐復行五
千金寧捕世寧下獄煉質萬方遞戍遼左 上未有

太子庶人有子自以疎且非次不當立欲伺上間
內入東宮復行五萬金寧陰爲契約假以進香取留
報庶人金玉帶各二闌裝七寶帶一奇繒綵十爲御
書加璽詭言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
衣紅四十餘日庶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
史蕭儀發其反謀將置獄使者就按石室霄畫寧信
且詭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今
連寧寧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
族亡少長皆殊死詔曰可藉其家黃金可萬斤白

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千五百束獅蠻帶二束祖母
珠佛像二胡椒千五百石他奇珪弓弩器甲名畫稱
是斥賣園宅直三千萬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永
安等皆從坐誅寧爲人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予雖
誅人頗有稱惜之者上旣誅寧因悉誅彬等而大
學士楊廷和等合奏輔政詔下革傳奉遷者錦衣
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
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所留舊臣治錦衣事
者都指揮駱安等與興國從起相半而大禮議起聶

能遷爲指揮僉事能遷者清平人素險滑亡賴多計
數 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戶後亦在汰中 上
時下群臣議崇 獻皇帝未決主事張聰桂萼言
上實 獻皇子何以考 孝宗宜考 獻皇帝 上
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持不可能遷故善中貴人崔
文有所窺見疏稱聰萼議是當聽 上前以逐二三
大臣而召聰萼等議矣禮成能遷亦得擢指揮領鎮
撫事而會 上修明倫大典欲盡列其疏不得怨望
疏言臣爲 上推孝思明典制功甚大爲奸臣張聰

桂萼所忌絀弗錄卽二臣非臣弗勝也而獨進師傅
備阿衡之寄臣區區一戎銜賈人子拾級可便得耳
且詹事黃綰私新建伯王守仁爲行賂聰以萬計許
大用守仁請悉賜罷 上怒下御史院雜治能遷語
誣妄獄上杖之百戍嶺南尋瘦死天下快之未幾王
佐爲都指揮使領衛事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
累遷督漕叅將佐爲人謹愿有志介閑射便騎以刀
筆吏能稱也然時時援古義 昭聖皇太后弟昌國
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

明法警之 上以春朝 慈慶不爲禮銜鶴齡等未
發而建昌侯坐故殺爲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劉
東山者素陰毒利口逆 上意與其儕僞爲疏草恫
喝鶴齡得且萬金矣鶴齡不勝賂拒之乃誣鶴齡兄
弟壽魘咒咀 上盜內藏金寶通 慈慶侍人至相
與爲巫蠱以急變聞 上大怒下鶴齡等詔獄置對
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定國京山諸公侯
俱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謬爲厚東山
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報可佐以三木囊

東山等闕門外昂之不及旬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
安 慈慶曲成 上孝稱社稷臣云而佐竟以憂思
過度得疾死 詔贈二階爲左都督代佐者陸松故
從 上興國衛士也頗謹信識大體於 上怒時時
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卒有子炳代松者陳寅寅亦
興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然謹身自殖耳不能有
所上下於世寡稱焉嘗受命監南北郊壇工累遷後
軍左都督以老疾乞休 賜璽書褒諭安車駟馬就
第禁衛之得請自寅始也贈太子太保代寅者陸炳

炳少以力幹稱強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遂自指揮
數遷爲左都督或云炳嘗從 上幸承天行宮火炳
以宿衛排宮門負 上出於焯 上心德之不欲顯
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異他人莫測也炳
旣歛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黨炳陽爲敬事之
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心以故日益重
嘗捶殺兵馬指揮爲御史所繩 詔弗問大學士言
故愛暱炳炳亦事之謹甚而亡何御史糺炳亂鹺政
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

金解救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啣大學士言
刺骨而會言與其同列嵩爭寵不勝免炳合謀嵩發
言所與邊帥關節書 上怒爲誅言大學士嵩更德
炳且竒之引與共籌策矣炳所選用衛士緹騎皆長
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耳目所睚眦無不立
碎然其屬小犯法卽置之死而炳方得幸 上言無
不從夕趨走麾下唯諾者晨拔寘同列故其下甚畏
炳而慕趨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
下兵權勢張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嵩蔑如也而

獨意憚炳炳亦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所親愛探得鸞陰私鸞病死炳卽行其謀反狀族之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者宿握重自恣炳前後刺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貲滿萬以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又好爲敬禮士大夫士大夫卽上所甚恨下詔獄廷杖緩之不令死以俟上怒解卽貶戍出金錢治道里飲食費不惜也炳旣貴驟得薦紳間聲而

又善上所親近者中貴人司禮錦元相嵩咸與炳結婚姻盤據相重矣上彌益幸之召入侍西苑直供奉青詞加兼少傅食伯爵奉炳又益遴緹騎驍勇者七十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間駢脅超乘跡射之十以千計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大司馬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元相嵩旣已縱其子攬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亡所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又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跪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

所蓄金珪奇異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歲出饋遺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領巡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希孝寬然長者不耻爲屈得元相驩然炳旣以勢望迫其於元相外相倚而已不能如希孝還往無間也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避炳以故無意害之嗚呼錦衣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姦則司隸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叅綸綍不亦殆哉炳所與共事者都督高恕麥祥黃浦此皆中貴人子弟飾輿服肥酒食宮室苑囿聲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乃炳所羞接席者何足道哉

馬政志

吳郡歸有光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阜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疊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楛質茨墻則剪鬪疾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
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
春祭馬祖執馬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駢攻駒散馬耳焚牧
通滯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
春別群則繫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
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出
戎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
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

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馬蓋國有賦
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
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
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
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其以意使人養馬穆王
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
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圻
牧之盛衛文公騶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
多健馬其詩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驎是中

駟驪是騾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
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
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
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驢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
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
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
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
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匈奴盛養

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
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
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絕
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先是天子發書易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
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
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

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
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
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
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
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
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駮廐馬
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
耗故爲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
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軫騎馬駿

馬龍馬閑駒駟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
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
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
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
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雋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
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
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
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
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

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駉五曰馱馱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群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

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

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以突厥款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

東方朔隴右旣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婁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卽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氏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

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

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兼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開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疋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

馬政志
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
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柝牝牡制其生
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
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
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
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
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
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
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
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筭况以天下之馬
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
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夷狄也秦之先非
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
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騶牝
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而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
禽之業亦云駟駒牡馬魯今兖州左氏云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卽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群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

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寨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况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群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涿寧東接銀夏

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使遣官訪草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畱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閑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群牧司審度存畱有閑土卽募

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畱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群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洛州爲廣平監衛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廣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內有騏驎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

河南北爲監者十二皆掌於群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于仁祖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

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旣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群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

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牧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驥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

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旣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

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邨五千緡若坊郭鄉邨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瘁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

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
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
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
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馬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
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
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
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
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
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
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
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
瘠禁苛畱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
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
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
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
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

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况

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收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

馬政志 十五
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千五百令市一馬限以五年
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
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拯月上所買
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
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
都保養馬五十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
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
並領其事而罷鄉郵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
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

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
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
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
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
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旣配兵後遂
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
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
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旣更爲保馬
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

馬政志 卷之六
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

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旣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

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
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
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
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
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
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
皆復初熙寧中併天廐坊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
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
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

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
馬之政行矣先是知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
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
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
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
邊弓箭手旣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
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
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
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

賁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旣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旣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魯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旣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

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十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硤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

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

馬政志 二十一
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
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
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
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
官吏便文以寒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
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
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
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

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
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
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
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
蘓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
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
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
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塲市蕃
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

馬政志
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
哀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
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
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洪熙
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
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
制勝關浩疊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
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
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
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奉階文州
鎮戎軍而已大氏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
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
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
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
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
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
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
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

馬政志
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
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
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
郵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
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叙等五州所
產是也紹興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
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
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
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

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
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
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
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栢
鬻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秦龍氏周官服不氏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馬而阜蕃教擾之馬
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羗童胡兒項
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
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

馬政志 三十三
况置之磽陁無所穀畜或禾稼種杭之田溝塍封限
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曠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
攻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
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此馬之真性
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
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
刺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
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
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

外馭其肥可捫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
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
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群
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群四二
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
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
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
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

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太寧
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
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
罕腦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
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
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
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已場而妨軍
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
習防胡或有占爲已草場山場者諭之 上又以朶

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
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
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
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
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
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
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
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
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益

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
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
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
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
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
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 晉王成祖統
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
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
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
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
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
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
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候謹烽燧設信
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
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
附城儻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
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
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蓋

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旣驅元主還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往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

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冀越通

吳興唐樞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爲燕京其餘氣爲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面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都之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大洩燕京氣非隴結下沙轉少又藩籬單薄時或山東泉涸漕水何賴而河徙而南同之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

由蜀隴轉北而東爲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爲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人後世費繁今能處之邪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旣鑿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爲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脉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爲西戎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其餘氣爲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謫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河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邗溝尚微故建康俗徂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

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絡爲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爲南京汴梁爲北京國初深見也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達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宜於楊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爲之要轄其聯屬楊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爲之要轄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楊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大同宣府爲最重兩鎮勢相依倚大同之患大宣府之患急據無重險而險在兩鎮之內此外沙漠一望故居庸紫荆倒馬三關雖係腹裏而畿甸密邇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雖屏大同而切於套警爲太原緊要之地

莫起通 一
永寧城四海治龍門所一帶最單薄以朶顏爲藩籬
而黃花鎮且無厚戍鎖鑰北門能免杞人胠篋之虞
邪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
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
以孤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朶顏
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
可不俟時而復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
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
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
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
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
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
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
匯於溢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
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

冀越通
鈞鄭鳳陽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宅中南北衝道水陸後世議都者舍金陵其庶幾乎其地平曠無險三代前封建諸侯則王畿無恃故不可都春秋以後葵丘之會踐土之盟敗師于邲于鄢陵及劉項畫界鴻溝已各畱

意夫重屯之勢利於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制於外是誠勝地如固燕薊固絳澤則彰德衛輝無北憂固山南則嵩洛無西憂固襄黃則南汝無南憂固臨濟則歸陳無東憂由是而運於四方漕貢朝會之便永無所滯

陝西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南又云百二山河蓋南北兩山脉會至龍氣極盛故冬不甚寒其堰埧渠陂耕溉相濟有歌曰舉鍾爲雲決渠成雨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惜其舍西安每地多遺利耳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爲嘉峪關乃羗胡要塗關外卽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畚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溥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

潮河川寔爲虜衝沙淤水漫孤營難守凡邊墻水口俱然可容無處乎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爲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住牧今其爲營者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卽郎阿兒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寧蔽河洮莊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

肅靈韋寧夏之接葭緩榆林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浪涼州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以援肅州碾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畧也

榆林地乏耕牧籍於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遼雖設迤左烽墩五十六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且負勇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糧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克恢復之用矣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羗戎歲糜邊費警慄日持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爲王者不容已之事必輒而弗之理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爲東西之援應寔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入角堡內維崎嶇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寞耳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

三屯管羅文谷寬佃谷等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卽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朶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岔河關俱棄以與朶顏三衛住牧隔絕東西增費堡戍其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守不亦快乎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是爲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爲西一大鎮金州爲南鎮而旅順當其衝開原爲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屯輔於右巡撫及兵備住劄廣寧巡按分守住劄遼陽遼東地皆沃壤舊爲郡縣自置衛之後人多僑居生庶稍減今置自在安樂兩州以處徙徙要之未足以盡規議近年黠卒內叛今叅將馬永又物故可憂顯迹容徐徐視之邪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蕃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

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
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
大行法令飭嚴行人所利非若北達烏合之衆殘侵
無紀况以重險臨之爲力又易南隣芒部東川烏蒙
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凡上肉耳行都司六衛截制
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
叙北之疊溪綿漢彭石重重遶護深藏三窟所慮姦
宄內作地饒克備不能施速定之術耳本朝從階文
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儘兵東守瞿唐事
未易成也

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
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
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尤
河皆可免於成山沙門方今山東會通漕河整修糜
萬移以盡力於斯何弗可爲也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
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
河自膠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入

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
此河通免登萊大海一繞千里其便無量惜歲久盡
塞今副使王獻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澗鑿山麓通之
苦工浩且人溺便安未及告成此議不可終已也
山東青登萊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所人事不修
溝澮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額俱
堙置沃壤無所用可惜也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
福建僻阻海濱危關簇嶺於浙江江西廣東俱盤陟
而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延邵汀爲上四府據上流福

興泉漳爲下四府瀕海設都司十一衛於下所以防
海設行都司五衛一所於上所以防關海重於備倭
琉球次之而我民盜海者漳則爲甚關大則崇安之
分水關建寧之仙霞關次則光澤之杉關分水由江
西上饒以越建寧仙霞由浙江江山以越建寧杉關
由建昌以越邵武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
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
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

河南汝寧所隸中都守鳳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安慶諸衛隸南京連吳楚也

四川馬湖叙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處瀘州不雜夷實殷夷警戍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慶雅州亦難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牁俗有夏邑蠻夷雜處順間無外防保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

民殷諸府爲然當是海內樂土而馬湖叙州蓋畧次之矣

川之形勢北有劔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羗戎所截則叠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穿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十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自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

州其門庭顯禍乎

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邊紀畧

海鹽鄭曉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亘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閼狄藩華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邊紀畧
天險哉

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拒四海治朔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卽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荐伐條放林木日踈薄樹渠藩塞豈無謂邪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名遂入齊魯已巳之難虜有謀奪紫荆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哉

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梯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堪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等

邊紀略
處入嬾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
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東備河西東北時
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
西盡雍河之濱

遼東西渤海之否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
閭長白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蓋金以西接
盧龍可度登萊泛吳淅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

市之葆塞奚夷彼遂挾以邀我我亦以官市縻之而
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
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
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兵食益窘開原
三城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
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
否卽繫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
破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
於斥望潘陽雖有關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

邊紀卷之三
壁戰東陞鴉鵲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無
海寇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拆而東南抵海
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畿泛登萊路走趙魏肩
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
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子
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可順風而呼也已巳之變
祠官不能至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障於斯
爲急喜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寨馬

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接虜卽入中兩營當有衝燕
河密雲相倚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
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遮洋猶海運也興
營諸衛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關山
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蓋水屋可廬而
居旣挈其地界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葆塞北結
媚大種闕我東鄙慎哉慎哉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于前宋涼蹴于
後當是時胡運已衰然猶伏我障圍掩我將校 皇

子元侯作鎮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日夜防警羽
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帝垂訓 後皇時備西北
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
怒仗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
財力亦已大窘至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
意益堅司徒匏繫于掖庭本兵雉經于私第榆木之
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
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悖
謾和親于漢姬委賜物于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望

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旣潰羈勒弗虔卒致
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
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
難宣力禹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弑相尋我
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
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邁呼韓之隙雖有寇
掠亦能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
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
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

邊紀略
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
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奚夷漸亦
攜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
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
皆嘗遣使穹廬至厯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
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埃不驚耕牧自便遲
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
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
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

庭知我地利聞我兵力晉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
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躔昴畢上谷雲中
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征討劉大夏
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
災寅之故不貽已巳之憂乎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
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盜
賊四起宗藩再變 今上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
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或謂近日
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

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
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近復
度紫荆逼居庸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卽殺掠人畜數
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兵食戰守通貢互市亦其
細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
柝不施于薊北漢開疆于衛霍唐蹙國于安史豈若
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
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

而已

制府雜錄

明 楊一清

初予致政家居強長史晟書云先生之在位也不患於難進而患於難退今既得謝不患於無復起之日而患其有復起之機比起廢西征過西安見之曰某不幸復起奈何晟曰 朝廷以戎事起公安得不出但功成之後宜早退以全晚節耳強汝南人予提學時爲真寧訓導以文學見知前所言非遙義不及此顧予西事甫定旋被 召命屢辭不獲媿負忠言

寧夏有沃饒之利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斂紛然雜出軍始不堪命逃亾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逆瑾時極矣上下交征斂取財物爲脫禍計盤糧科道所斂銀四千兩鎮巡倍之官軍俸廩芻糧經年不得給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知人怨入骨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乃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至如前作虐都御史安惟學自陝西布政擢巡撫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抵鎮安素

嚴明以藏廩空虛軍政廢弛乃與總兵約申嚴禁令追徵積年負欠屯糧追補馬匹被箠者多無完膚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地又復嚴急錦昂等遂激衆爲亂諸臣皆遇害四月五日也寧夏奏事者皆嘗被笞之人遂揚言於朝謂亂乃惟學東所激而成聽者不察和出一口後李姜俱沾卹典惟學旣被廕錄又以言者追奪之且錦等蓄謀已非一歲惟學蒞任未及兩月况比併公務比之朘削私用者有間矣作惡者何人而惟學乃代伊受禍寃哉蓋亂臣賊子必假

藉事端以爲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逞是時惟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何錦之亂鎮巡旣被殺副總兵楊英領兵在外錦招之不肯入其所部兵聞亂而潰英僅以身遁錦又給遊擊將軍仇鉞入城而奪其兵時陝西總兵曹雄在固原聞變卽趨至境上首遣都指揮黃正統遊兵三千入靈州以固士人之心約會隣境將官刻期進討又遣兵戍寧夏中衛及廣武營以捍其所必攻密燒大壩捲埽之草以攻其所必救與靈州守備史鏞輩

謀奪取河西之船盡泊之東岸錦聞而懼領兵出守大壩以防決河雄乃議令史鏞潛通仇鉞書謂河東大兵已集以某日渡河俾鉞爲內應鉞卒成大功顯名天下而發踪指示之功何可少哉竟以締姻劉瑾得罪身死家籍良足悼已功名之士固自有幸不幸者存而世之見利忘義托身匪人者亦可鑒也夫曹雄長子謙讀書善吟作有機略揣度世事多曲中又樂爲義舉陝西故李叅政崙孔主事琦家貧其妻子不能存活雄上疏請卹其家以勸廉官從之蓋出

謙意具其筆也高御史胤先被逮 詔獄貧無銖兩
之資謙助之路費令人送至京又資給其家類此者
尚多然英華太露好惡太明自恃其才智頗輕世傲
物故人多忌之雄通好劉瑾初若避禍然至締兒女
姻則甚矣謙慮不及此不能力止之卒以黨惡被收
乃爲怨家所忌箠死獄中傷哉予致仕家居時 廷
議有見推者謙以書來曰此何等時也而先生可復
出哉宜致書所厚切勿道及起用二字又曰近口陝
西人才連茹而起山川之不幸也獨不留三五輩以
爲後地耶彭濟物不見登用天其有意於將來矣夫
以謙之明於料人忠以處人如此而所以自料自處
顧若是不尤大可惜哉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習陣
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
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
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
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聞虜在邊
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

擣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
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
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與武勳哉予誠書生不諳
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爲法每諭諸將
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
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
以爲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
功者可以鑑矣

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
得如此時瑾焰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瑾
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
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
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
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叅
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
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嫌隙
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爲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
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

制府雜錄 五
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 帝左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蘓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及有所爲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 祖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 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

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懾宏神色不慟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鐵募工於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自後陝城所在肄習用以

爲常至是花馬池叅將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衆出城下用公所發鐵鏡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騾駕一鏡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急切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

安能濟用乃叅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就於腳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捺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棋局局皆新如此操演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

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

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姦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提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惰容久久慣熟敵不過如此粧塘夜不收

人務尋達人達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無真達衣其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使官軍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務時軍令才尚書之見嗤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

妄笞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于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叅將閻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遯不能殺賊褫其衣冠加之巾幘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爲所累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擅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爲第五等一等選備奇

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熟於弩彈牌刀骨朶者善用鈎鎗斧鉞鞭撻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慤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

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召命下矣始識之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入怯懼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

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精
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
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
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癩老瘦者作第
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
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
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
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
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
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
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焉其不呀然驚輒
然笑者幾希矣

醫閭漫記

明 賀欽

九月某日清河羊山之戰虜見我軍奮勇追之卽退遁追者歸輒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兵汝等牽我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渠彼躡爾後伺其至伏起射之爾等反兵追之賊可得也謀出於下非將令也無人爲牽其馬且恐歸者不返援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勝歸有虜二十餘人隨我軍之後至墻下我軍入境虜始歸軍士有云若此緩緩與敵更選

百千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後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也二事皆出在下之謀以此見爲將者當廣詢博訪云

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聞虜兵至空室以遁有一勇健壯夫夜操兵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之虜潛歸視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之至明挈數賊首歸

撫順有百戶某夜當上城疑其妻有淫行欲伺察殺之取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者將踰女墻百戶以刀斫之墮而歿視之乃虜賊也使其無刀非特不能歿賊反爲賊所害而禍及一城矣百戶之以刀自隨固非爲巡城而然然巡城者之不可無兵也如此

遼東管家庄長壯男子不在舍建州虜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爲生欲傭工於人弗售乃謀入虜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覺躑躅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歿挈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

後他賊聞之不敢過其庄云

塔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健善射刺榆堡之敗所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能及通曰余走則脫矣餘皆不免虜手吾不忍也乃下馬背相倚而立命其九人曰此吾人死所也不可不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虜來攻處則射之內六人中賊矢通曰傷者毋坐坐則賊乘勝而攻吾俱死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得免歸此通之力也

遼陽東山虜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孀人耳虜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孀引繩一孀安矢於繩自窓棚而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棚上以麻楷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聞右屯卒有戍沙河者軍敗虜將脫取其甲冑衣服而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鏡擊虜碎其首而死虜恨亂斫死之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疾生瘡者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間有勇捷能射者不多也自言渠貼某臺臺軍五名三爲南人二人取米賊來攻貼邊軍三名各持一牌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千戶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某歸余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虜去却遣人貼之臺軍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名曰貼耳寔不往也可居處居之耳

九月二十八日營城臺虜賊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戶者率臺軍禦之射死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內多來報讐劉患之預徙他臺越二日賊衆果來約三百餘攻圍其臺見無人也上臺毀其屋破其甕而去當時若伏一二百勇健者臺旁屯兵馬十許里外應之取勝必矣

爲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爲腹心頭目手足
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爲國
而不爲家爲君而不爲身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
懦弱者先退遁以爲民望無謀者卒迷惑以失事機
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死
長之道哉將之用人誠不可不慎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人少者僅得
五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
亦難哉

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
可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殺賊時則退縮不進入得賊首則從而妄爭焉其
無勇無耻亦甚矣哉

一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
幾至於死旣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爲
將者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治爭奪者之
罪使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於一

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

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當築土墻圍之屯柞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水環之不宐空也

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主者不卽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主以故逆天者得肆其奸虐南城上上城無目者方氏夜爲人所其首去數日棄出之驗不過恐爲人所識故耳有賈姓者爲人所斫其首

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東北城僻處宋三者爲人斫其首後棄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廟殺灰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內官園井中一灰人無首獄中二人不得灰罪者病灰日久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灰女子屍無首可十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灰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北岍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相拖入水中矣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而盡白乃漢人首再驗無之有

醫問漫記
衆見網中痕者有小兒首髮未經剃者有剗去其灸
盤者有烟火薰其網痕致令漆黑者石家堡孫某者
年前以棺盛置堡外待吉日下葬厥子聞時變不
善日往守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堵頭屍半出無首
矣不敢聲寃賊因是焚之印氏有瘡者又與一小廝
爲廣寧人馬挾至曹家堡旬中初以繩札其口不令
得叫後殺其小廝瘡者得歸言不能明惟以手作勢
數日與言猶流淚後衛衙中一小廝爲人割其首云
是民吏之弟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數人買漢人

首者呼不至恐事發故耳後於廣寧竟成之此決非
虜首無疑者當時得功有此逆天悖理之徒作亂如
此而在位畧不加意究竟恐懷其功余曰功自功罪
自罪兩不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禍非上人使然然
無聽信者余曰譬之一定銀十兩雜以二三兩銅是
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七兩一定是真銀矣聽
者不之信漫記之于此俟後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
見查究寔者如此其數傳聞未經究寔尤多
懷柔伯在任當久兩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

千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
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 朝廷疆界施某地方
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筵之曰 朝廷
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
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
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爲失威嚴也
紀信陝西鄠縣軍餘曉暢軍法白尚書用兵陝西時
常信任之

翁泰李錦威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
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爲贅婿不從右三
人聞之工科高文著

文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
同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樟樹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
里爲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
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兄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
之薄遂絕意不爲閉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

之蕭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壽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貪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爲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之貪酷不職者卒多望風逝去一日在科中與丘掌科論及風憲官丘誦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肆拾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人才之難也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曰當以西銘爲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爲御史給事中旣得之若不言却是蹉過了也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爲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進修哉

戊午八月下旬自二十日起至今九月 日西邊大安綏遠等處臺空虜賊無日不來窺竊或十許人或二三五七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時或半日夜不勝乃退輓軸山臺戍守百戶張欽初與虜答話虜電頭射之中右手背張驚曰虜作反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肩又被一矢張以矢禦之一賊從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一矢中之墜崖歿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汝射不力爲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人從之張發百餘矢中虜歿傷

之者數人矢竭矣吾人被傷者三四人賊猶未退張曰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以敵之不免歿矣丈夫不歿賊手吾當自刎汝曹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增騎來張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隣臺以避之賊見其臺無人乃攻圍隣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將至虜望見乃解退之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之法度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 敕燒荒去却境外荒艸使虜遠遁如何有

燒裏荒之理我曾面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
燒賢婿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
荒草用修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
婿莫道我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
以敵愾爲心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
一靜皆專專以武爲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奮
忠立節除患安邊一切着寔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
如李廣好射席間亦以射爲戲且凡飲酒看戲又皆
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久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

義於安邊何難哉

往年巫總戎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
操弓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弓
矢方得出至今人稱其善

征藩功次

餘姚王守仁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為查照將征勦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

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

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

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
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
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
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
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 珣

袁州府知府徐 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

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

城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

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

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

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董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晔 南

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

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

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

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

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

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

縣知縣顧泌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

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

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

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

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

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

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

林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

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

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瑤

贛州衛正千戶劉鎗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

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

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

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翺 贛州府興國縣主

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

府餘于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

昌縣市汭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

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

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 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

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

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黃繡 閑住知府劉

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中

一 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

縣知縣潘現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

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

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

璣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

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

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

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

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

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

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

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

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二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

首飾贓物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

五分八釐五毫

贓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匹 驢騾一十三

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三冊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兵符節制

餘姚王守仁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
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
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
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
於分數所據各兵旣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
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
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

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
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
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
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
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
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
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
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
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

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
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
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
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
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姦僞其諸
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
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
發遣

十家牌法

餘姚王守仁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翦除盜賊安養小民所
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
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
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
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
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
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
謹以辨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
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與詞訟見善
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
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
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家牌式

二

十家牌法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
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住某處幹某事某
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
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
疑卽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
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
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
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
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官戶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田皆
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卽係來歷不明卽須查究
男子幾丁

家牌法

某

某項官見在致仕
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

某處生
員吏典

某

治何生業成丁未成
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

見當某
差役

某

有何技能
或患廢疾

某

某

某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濶量添行格

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

係自己屋或
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

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
各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

無云

家牌法

四

保民訓要

山陰劉宗周

順天府爲通行保甲以安地方事照得弭盜安民
莫善于保甲而一切教化卽寄于其中古之君子
常熟講而施行之邇者東夷犯順一時城守之計
頗恃以無恐然第羸舉其端於法未悉也今特再
爲申飭仰該司坊官以下一一遵守要于可久見
經題疏奉

明旨着實舉行無或視爲文具倘行之不力使國家

不得收良法之效責有所歸三尺具在因揭其事

宜如左

計開

一保甲之籍

民 土著 流寓

士

農

工

商

庶人在官

道 妖道有禁

僧 遊僧有禁

優人 合班梨園有禁

樂戶 土娼有禁

流乞 奸細有查 凡流乞總甲收之各舖房

查其來歷冬月以官糶養之至春遣還
原籍收管驅以力農其遠方者仍留舖
中聽其賣閒行乞死則埋之義塚殘疾
者送入養院 在京制有
旛竿蠟燭等寺留養流乞

軍

屯軍

營軍

二軍除戰守有事外皆聽有司節制

十戶為甲甲有長各戶互相親識以聽命于甲

長 零戶隨寄 戶有戶票

十甲為保保有長各甲互相親識以聽命于保

長 零甲隨寄 甲有甲票

十保為鄉鄉有長各保互相親識以聽命于鄉

長 裒益隨宜 保有保票

聚鄉為坊坊有官各鄉互相親識以聽命于坊

官 鄉約有特劄

五坊為城城有司各坊互相親識以聽命于司

官

五城為畿畿有 天子之守臣與院臣各城互

相親識以聽命于守臣院臣

城外為郊郊外為都鄙各有長各長遞相親識

分隸于國中之鄉長聽命于州縣官

一保甲之政

一曰火燭相誠

二日盜賊相禦

三日憂患相恤

四日喜慶相賀

五日德業相勸

六日過惡相規

凡一戶有事九戶趨之一甲有事九甲趨之一

保有事九保趨之一鄉有事各鄉趨之小事

聽鄉長處分大者聞于官匿不以聞者罪坐

其長廢之若因而生事取戶甲一錢者即以

賊論

能舉一甲之政者署為甲長其不能者保長聞

于鄉而廢之

能舉一保之政者署為保長其不能者鄉長聞

于坊而廢之

能舉一鄉之政者本府旌以禮甚者奏聞擢

用其不能者坊官遞聞于本府廢之

能舉一坊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于朝陞為

司官其不能者論劾廢之

能舉一城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于朝另加

陞擢其不能者論劾廢之

能舉一府之政者惟上所擢用其不能者自

劾待罪

保甲之教

一曰孝順父母

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

四曰教訓子孫

五日各安生理

六日毋作非為

右

聖諭六條每日各甲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

每旬日各保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每朔

望日各鄉會司府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

凡鄉用木鐸徇于道路口宣六義以火夫司之

或殘疾失養之人代之

凡鄉旌善有錄記過有錄月朔會于衆而宣之

凡鄉終歲無訟者旌其鄉曰仁里鄉長紀錄早完官稅者旌其鄉為義里鄉長紀錄

凡鄉立鄉學舉鄉師教其子弟詩書禮樂射御書數達于成德

凡民六德俱備者鄉舉里選之三德具者門旌以扁以孝為主濟惡不才者至三犯法門辱

以扁改過者除之高年有德者鄉飲賓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表著者特請朝命旌之

一保甲之禮

冠

並依文公家禮

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上可以兼下下不

可以僭上品官士庶巾帽不得飾玉結等物庶民不許戴四方唐晉等巾士

子不得服紅紫庶人服色止許布褐紬絹素羅士庶妻女並下得僭用宮裝及圓

領珠玉等飾

婚

並依文公家禮

不得論財禁指腹割襟

喪

並叅文公家禮

禁用浮圖

祭

並叅文公家禮

飲

每春各保長會其甲長出錢少許歸鄉長賽于土穀飲福于社各戶復出錢少許歸甲長會飲于私家不得徃還秋亦如之

射

每月朔望士習射于學宮齊民習射于別圃庶人在官者習射于公署皆令能者教不能

而官與長提督之如鄉射禮賞罰行焉郊外則行以農隙

讀法

每鄉立鄉約所於便處縣

聖諭其上逢朔望約長率保甲各長拱候本府官至肅拜

聖諭四拜禮畢各行叅謁官府西向坐鄉長正途士出身者東向坐以下皆拱立聽開講講畢鄉長仍報一鄉善惡事跡禮畢而散

凡家庭尚親父老子當戶兄老弟執役

凡公庭尚賢各戶上甲長各甲上保長各保上

鄉長

凡鄉社尚齒甲長序于戶中保長序于甲中鄉

長序于保中

凡講約尚貴士讓其士先于農農先于工于賈

僧道之流引而進之優隸之徒賤而外之

凡道路男子繇左女子繇右徒步者讓負乘成

人者讓瞽疾

凡飲不至醉餽不得過八鼎會親加二鼎

一保甲之養

農田

稻 黍 稷 麥 菽隨土所宜 凡開水田先講水利以備旱

澇開荒者官給牛種北地水田事宜備載徐尚寶潞水客談中

樹宅

桑 麻 木綿 棗 楊蔬果隨土所宜

春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耕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夏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耕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秋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穫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冬令民畢入在戶有事于蓋藏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每甲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一年煤芻一年遇歉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甲

每保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二年煤芻二年遇歉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保

每鄉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三年煤芻三年遇歉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鄉

每坊司以贖緩買米積煤至冬月米給粥廠濟
貧煤以備不時之需

每州縣各設常平倉積穀待賑

凡秋成先上賦于官鄉長先期知會至期民各
輸如額後至者報名于官令鄉長決罰果係
窘乏令甲中富民質其戶產輸之其息視其

產所入

凡秋成未上賦先償私債者治富人以罪沒其

貨入官

代輸官稅者不在私債之例

凡鰥寡孤獨及有殘疾不能自養者鄉長報名

入養濟院

凡四郊各立義塚貧民無依者死而官給槥埋

之

一保甲之備

每戶備兵器一件木棍一條貧者止備木棍每

甲備鑼一面每保備牛三隻羸三頭每鄉備

馬四匹弓矢二十副

京城內不必備牛各州縣亦然驢隨用隨戶

所有不足者補備

每甲選健丁三名每保選藝士二名每鄉選韜

畧士一名

凡地方有警每甲養健丁三名日口糧三分每

保養藝士二名糧倍之每鄉養韜畧士一名

糧又倍之遞相部署受命于司城以居守器

械馬匹惟其所用事已復初各村里仍聽自

相團練

凡郊以外遇警士民各以資糧運入城隨寄所
 親無親屬則寄官府惟身備計日之糧以待
 變避寇入城則聽其鄉長辨認而入各依所
 親遠方至者各依寺院無食者報名給食
 每鄉遇夜輪一火夫鳴鑼直更口宣火燭六義
 以為常

一保甲之禁

一不許私自官刑

一不許停喪娶妻

一不許同姓為婚

一不許私娼賣姦

一不許婦女入廟 如東嶽戒壇混會尤禁

一不許宴集梨園

一不許聚眾說法

一不許教唆詞訟 如拴坐舖房尤禁

一不許挈訛結把

一不許容留面生

一不許寓藏賭盜

一不許盛行齋醮

一不許越境燒香

如鄭州廟會泰山進香南海齋僧尤禁

凡一戶犯禁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一

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

容奸上官舉之

附保甲牌式

凡各戶以鄉長給票用私記各長用官票

某城坊鄉保甲人業係某籍

年 月 日來京自某坊徙至

父某 故某官

母某氏 存

兄某 某業見往某處生理

弟某 幾歲未成丁

妻某氏

子某 某

寄客 某 某親自某某友自某處來

僕從 某 某 某

成丁幾丁

門面幾間 賃某人房

戶稅幾多

行稅幾多

月糧幾石

器械幾件

年月日

甲戶准此

出京繳票
移居驗票

某城坊鄉保甲長人某業係某籍

年月日自坊徙至

一戶甲長

二戶某人 某業

三戶某人 某業

四戶某人 某業

五戶某人 某業

六戶某人 某業

七戶某人 某業

八戶某人 某業

九戶某人 某業

十戶某人 某業

火燭相誠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甲長准此

某城 坊 鄉 保長 人某業係某籍

年 月 日自某坊徙至

一甲保長

二甲某人

三甲某人

四甲某人

五甲某人

六甲某人

七甲某人

八甲某人

九甲某人

十甲某人

火燭相誠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保長准此

某城 坊 鄉長某人某業係某籍 必用土著士紳

一保鄉約長

二保某人

三保某人

四保某人

五保某人

六保某人

七保某人

八保某人

九保某人

十保某人

火燭相誠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鄉長准此

另加專劄

某府為鄉約事照得京師首善之地保甲王化

之基積甲戌保積保成鄉厥任彌重實惟吉

人端士乃克勝之咨爾學行老成眾所推允

茲特立爾為一鄉約長約爾一鄉之民使出

入相友首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効君親

之戴尚有異數俟爾殊能須至劄者

